

赵定军 著 /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妈 妈 的 心 有 多 高

我把自己的人生经历

一点一滴地拣拾起来

写成了这本书

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

有苦恼 有欢乐 有失败 有成功

所有的细节

都是原汁原味的生活

高
多
有
心
的
妈
妈

妈妈的心有多高

——赵定军 著

大学的路直话，通得要走十八年；
大学的路真近，足得乱撞你的一言
一行之间。

从这个角度讲，没有不成功的孩
子，只有不成功的父母。

愿与天下父母共勉。

——一个残疾母亲的心里话



K825.42
3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妈妈的心有多高/赵定军著. 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1999

ISBN 7-5302-0609-5

I. 妈… I. 赵…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7576 号

妈妈的心有多高

MA MA DE XIN YOU DUO GAO

赵定军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22 000 字

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 000

ISBN 7-5302-0609-5

I·594 定价:17.00 元

致读者

亲爱的读者朋友：

首先，谢谢您打开了这本书。

您将要看到的，是我几十年的生命历程。

我不是作家，也不是名人。我只是一个架着拐杖的残疾女人。这本书里讲的，都是我架着拐杖，一天天走过的日子。

您可能会问：“您是怎么想起来，把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写成一本书的呢？”

起因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女儿叫囡囡，今年十八岁了，她又美丽又聪明。三年前，她考上了北京市顶尖的中学——北京四中。今年，她又以优秀的的成绩，考上了北京医科大学。

街坊邻居和单位里的同事，都羡慕我有一个好女儿。他们都来向我打听怎样培养、教育孩子，并且总是埋怨自己的孩子不争气，不爱学习。

我对他们说，不能光埋怨孩子，首先得从家长方面找

DK8-123

找原因。你们可能连想都想不到，十八年来，为了把女儿拉扯成人，我和丈夫操了多少心。

囡囡刚生下来的时候只有四斤八两，先天就不足；后来，她体弱多病，又得了血小板减少症、类风湿性关节炎、牙齿反咬合造成了“大舌头”，还曾被严重烫伤，遇到了车祸……在她成长的过程中，她也像其他孩子一样，曾经追歌星、贪玩、不爱学习、和家长顶嘴……

十八年了，我都不敢回过头去看，自己是怎么拉扯着孩子走过来的。

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拉扯这样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本来就不容易了，可我，连一个最普通的女人都算不上。

我两岁就得了小儿麻痹症，右腿残疾，只能架着一支拐杖走路。

从我记事的时候起，我就只能蹲在地上，用两只手扶着一个小板凳，一点一点地往前挪。

在我七岁的时候，爸爸用柳木棍给我做了一支小拐杖。架着拐，我就能走出家门，去上学了。可是，当我架着拐杖走在大街上的时候，常常有同龄的孩子跟在我后面，一边一瘸一拐地学着我走路，一边叫着“瘸子，拐子……”

残了一条腿，本来就够难的了，还要被别人这样嘲笑和欺侮。我的心，从小就是在眼泪里泡大的。

为了让心灵有一个躲藏的地方，从认字的时候起，我就拼命地看书，看书。

可是，我刚上到初中二年级，十年动乱就开始了。我失去了上学的机会，十七岁就进工厂当了一名工人。

可是，我对书本的热爱，没有丝毫减弱。只要有一点

时间，我就拼命地读书。

1977年，国家恢复了研究生考试。二十六岁的我，也勇敢地去应试了。第一年，我的考试成绩离复试线只差2分！我又玩儿着命地复习了一年。第二年，我怀着必胜的信心走进了报名站。但是，一个“先体检后发准考证”的规定，剥夺了残疾人参加考试的资格。

我不甘心，又两次拿着报刊社的招聘广告，前去报考编辑记者，然而都被拒绝了。

1981年，我做了母亲。

从此，我就背上了沉重的生活负担。大人穷，孩子病，再加上残疾造成的行动困难，真是疲于奔命。就在我为生活苦苦奔波的时候，我又从台阶上滑下来，把残腿摔成了三截。这时，借给我房子住的同事急等用房，也是不得已，只好把我连人带家具“请”到了大街上……

当时的生活，只能概括成四个字：穷困潦倒。

后来，回忆那段往事，有一个朋友曾经问我：“在那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你想过自杀没有？”

这个问题使我愣住了。我从自己的记忆当中翻来覆去地检索着，我也奇怪，自己当时怎么从来也没有想到“绝望”两个字？

丈夫说：“因为咱们身边有一个女儿。”

这，就是问题的答案。

是的，一个女人，一旦有了孩子之后，她的生命就发生了质的变化。孩子，激活了女人的慈母之心。只要有了这颗无私无畏的慈母之心，一个女人就能从弱小走向强大，从卑微走向崇高。

正因为有了女儿，我才能在苦难的命运面前，始终高昂着不屈的头颅，顽强地和命运抗争着。在医生们束手无策的情况下，我以一个母亲最顽强的信念，带领孩子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，终于从病魔的手中夺回自己的孩子，并且把女儿培养成了一个健康、美丽、优秀的少女。

为了使女儿从母亲残疾、家庭贫困的阴影中解脱出来，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，我也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锲而不舍地奋斗着。我屡战屡败，又屡败屡战。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奋斗，最后，我不但靠自学取得了学历，而且靠着自己的作品，闯进了以前被人们视为残疾人禁区的记者行业，成了一名残疾人女记者。

回首往事，我有许许多多想说的话。

现在，我把自己的人生经历，一点一滴地拣拾起来，写成了这本书。书中所讲，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，有苦恼，有欢乐；有失败，有成功。所有的细节，都是原汁原味的生活。

在这“平平常常只是真”的故事中，我愿和读者朋友，分享我对生命的理解与感悟。



从我懂事的那天起，我就只能扶着小板凳在地上爬行。

在别人的眼里，我只是一个匍匐在地的可怜的小动物。

幼年的我，还不知道人世间的阴晴冷暖，只是幼稚地想，我只要能站立起来，就能像其他人一样了。可是，当我终于靠着一支小拐杖的支撑站立起来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头顶上的蓝天并不是属于每一个人的。作为一个残疾人，我面临的是更加艰难的抗争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童年的一件事。

大约在我八九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我看到院子里的小朋友们聚在一起跳绳，他们那么开心地跳着，手里的绳子轻巧地在空中旋转着。我的心里不由得痒痒起来，就试探着问：“我跳一个行吗？”

小朋友们爽快地说：“行，你跳一个吧。”

我接过绳子，把手里的拐杖靠在墙边上，用一条好腿跳了起来。没有想到，我居然也能跳过去了！小朋友们都为我欢呼起来。正当这时，我的妈妈突然出现在眼前，她声色俱厉地大吼：“你给我回去！”

我莫名其妙地回到家里，妈妈指着我的鼻子生气地说：“你别出去给我现眼了！”

我怎么现眼了？我不过就是像别的小朋友一样跳了跳绳吗？我嘴里虽然没敢说出来，但是眼睛里反抗的怒火，已经把心里话一点不隐瞒地表达了出来。

妈妈用手指着窗外，气得直哆嗦：“你没有看到那几个过路的

大人吗？像看耍猴儿一样地看着你，还指指点点地说：看，那个小瘸子还能跳绳呢！”

我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别的孩子们天经地义的游戏，对于一个残疾孩子就是那么大逆不道？我幼小的心灵里，第一次对“人”字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。

四十多年前，当我们的国家到处都在“放卫星”，大跃进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时候，我们社会的精神文明却没有出现一次跃进，一个残疾人走在大街上，身后常常要引来一串串的谩骂。

那时，从我的家里到学校，大约只有几百米的路，而这几百米的路程，对于我就是一段不寒而栗的艰难的历程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曾经见过这样的场景吗？——一个只有七八岁的瘦弱的小姑娘架着拐杖吃力地走着，身后常常有一群顽皮的孩子学着她走路的样子，一瘸一拐地在她的前后追逐着、嬉笑着，嘴里还要骂着：“瘸子，拐子，胡萝卜兔崽子……”

善良的人们啊，你们能够想像出来在这样的包围和追逐之下，一个只有七八岁的残疾小姑娘的内心感受吗？

那一声声谩骂和嬉笑，就像一把把锋利的钢刀，一下一下戳在我那幼小的心灵上。我心中那神圣的人格和宝贵的尊严都被无情地撕裂着、践踏着，我破碎的心里滴着一滴一滴殷红的鲜血……

老天爷呀，你为什么这么不公正！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就没有伤害过这个世界的一草一木，但是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们啊，你们为什么要那么毫无顾忌地伤害我？为什么？！

不知道从什么年代开始，残疾人就被打入了人类的“另册”。虽然他们的血管里也流淌着鲜红的热血，但是在健全人的眼里，他们已经算不上真正的“人”了。

我渐渐明白了，一个有胳膊有腿、有鼻子有眼睛的健全人，他可以没有高尚的灵魂，可以没有任何本领，但是他天生就要比残疾人优越。因为他不是瞎子，不是聋子，也不是瘸子。他可以随

心所欲地享受上天的恩赐，而残疾人却不能，残疾人只能做一个俯首帖耳的可怜虫。残疾人的脚下，永远有一个习惯势力画出的无形的圈子，只要你稍微迈出一小步，都会招来难以抵挡的非议。

就这样，我原本温和、怯懦的性格，被锻造得像花岗岩一样坚硬。在童年的记忆里，我从来没有在欺负我的人面前掉过眼泪。不管受到了多大的欺侮，我永远高高地昂着不屈的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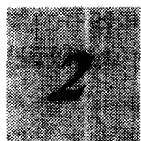
我清楚地记得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，天上飘着鹅毛大雪，地上的积雪足有半尺厚。放学之后，我架着一支小拐杖，小心翼翼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因为地上的积雪很滑，一不小心，我就会跌个大跟头。正在我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家里挪的时候，几个一贯在路上欺负我的男孩子追了上来，他们一边喊着“瘸子，拐子……”一边用雪球往我身上砸。我心里一慌，拐杖哧溜滑了出去。我重重地跌倒在雪地上。

男孩子们一看我跌倒了，不但没有一点同情，反而欢呼着冲了过来，抓起一把一把的雪团往我脖子里塞。我的愤怒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。我一伸手死死地抓住了一个欺负我的男孩子，举起小拳头狠狠地在他的身上打了下去。看到我像一头发怒的狮子，这几个不可一世的小魔王被震慑住了，他们终于一个个灰溜溜地逃跑了。

我瘫坐在冰冷的雪地上，仰起头，任凭一片片美丽的雪花落在我稚嫩的脸颊上，融化成点点晶莹的水珠。一汪滚烫的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，我闭上眼，泪水伴着脸上的雪水一滴滴无声地滚落到洁白的雪地上。

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反抗。

这次反抗使我懂得了，命运并不总是公正的，一个人，特别是一个残疾人，当你面临无端的欺侮时，不能流泪，不能哀求，只能勇敢地去抗争。



残疾的身体，使我的童年经受了太多的痛苦和磨难，但是，也使我有幸体验到别人无法体验的幸福和快乐。

我七岁时，拄着爸爸给我做的小拐杖，走进了南观音寺小学。我的第一位班主任是像老奶奶一样慈祥的李老师。

第一天上課的时候，李老师就对全班同学说：“咱们班有一位特殊的同学……希望大家像爱护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关心和爱护她。”

下课之后，班里的同学们围在我的身边，关切地问我喝水不喝，上厕所吗……在这个温暖的集体里，我心里的冰山慢慢融化了。和同学们在一起，我感到无比轻松快乐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几个淘气的男孩子突然对我的小拐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只要一下课，老师刚走出教室，他们就会冲过来，拿起我的小拐杖，放在腋下一蹦一跳地学着我走路，并且你抢我夺，兴趣盎然地一直玩到上课。听到上课铃声，他们才会把小拐杖送回我身边。

一连几天过去了。常常一上午的时间，我没有办法上厕所。有一天，七岁的我实在憋不住，尿了裤子。我觉得特别丢人，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。女孩子们看到了，赶紧去和男同学抢我的拐杖。见到女同学来抢，男孩子们越发玩得兴高采烈，小小的拐杖在男孩子们的手中飞快地传来传去。有一个女同学灵机一动，跑到教师办公室，向李老师报告了。

李老师来了，男孩子们立刻把拐杖放回我的身边，各自跑回自己的座位上，装出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。李老师环顾了一下班里的同学们，然后叫我跟她到办公室去。到了办公室，李老师对我说：“今天上午的事我都听说了。这几天是不是老有男同学抢你的拐杖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李老师接着问我：“你告诉我，都是哪些同学抢你的拐杖？”

看到李老师严肃的表情，我知道，如果我说出了同学的名字，李老师一定会批评他们，说不定还会请他们的家长。我又想，那些男同学平常对我都挺好的，他们只是贪玩，并没有欺负我的意思。想到这儿，我就对李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您别批评他们了，他们不是故意的。”

李老师听了，用一种极其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我的脸，半天没有说话。

上课的时候，李老师语重心长地对全班同学说：“赵定军同学的腿坏了，离了拐杖就不能行动，拐杖就是她的一条腿。而有的同学不懂得关心别人，一下课就拿人家的拐杖打打闹闹，害得赵定军同学连厕所都去不了。这几个同学本来应该受到批评的。可是，你们知道吗？我问赵定军同学都是哪些人抢她的拐杖，她却让我不要批评你们，你们不是故意的……一个这么好的同学，你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她呢？”

李老师严肃地扫视着全班同学，教室里静得鸦雀无声。

从那之后，在我上小学的六年之中，再也没有一个同学玩过我的拐杖。

由于下雨路滑，我一不小心就会跌倒在雨地里，弄得满身泥水。李老师知道了，总是拿来她的衣服让我披上。放学之后，李老师常常是一只手抱着我，一只手打着雨伞，送我回家。

当时，我们家门前的路还是一条没有铺沥青的土路，雨水一

泡，路面上满是泥泞。李老师是年过半百的人了，她吃力地抱着我，一步一滑地走着。狂风吹过来，黄色的油纸伞在风中摇晃着。李老师怕我淋着雨水，总是把雨伞撑在我的头上，而冰凉的雨水顺着她的脸颊一道一道地流淌下来。我搂着李老师的脖子，瘦小的身躯紧紧地依偎在李老师那温暖的怀抱里，我多想动情地喊一声：“李老师，我最亲爱的妈妈！”

我还记得，上小学六年级的那个春天，学校照例要组织春游。班主任宣布完注意事项之后，用亲切的目光看着全班同学，深情地说：“这是你们在小学期间的最后一次春游了。我们是一个友爱的集体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参加。我们能不能帮助赵定军同学一起去呢？”

教室里沸腾起来。五十多个同学，举起五十多只小手：“老师，我来帮助她！”“把她编到我们小组吧！”班上个子最高的王贵祥同学亮开了大嗓门：“老师，我背着她走！”……被这么多滚烫的心温暖着，我坐在那里，任凭眼泪一滴一滴落在课桌上。此时此刻，我仿佛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
第二天，我们全班来到了颐和园，老师把我和五个身体健壮的同学编到一组。公园里杨柳轻拂，春花烂漫。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体活动，我的心情格外激动。为了帮助我爬上万寿山顶上的佛香阁，组里的同学分了工：有的帮我背书包，有的轮流搀扶我。我上台阶很吃力，不得不走一段，歇一会儿。眼见其他班的同学一个个欢笑着从我们身边跑过，而我的小伙伴们却没有丝毫的急躁和抱怨。他们脸上那坚定的神情，让我想起长征路上搀扶着伤员的红军战士。

从佛香阁下来之后，我们来到了昆明湖畔，老师把同学们分成四人一组，每个小组租一条游船。看着碧波荡漾的湖水，望着推起涟漪的游船，我羡慕地想，在那碧绿的湖水中轻盈地划着小船，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啊，可是我……

我正在呆呆地想着的时候，老师对我说：“赵定军你快过来，同学们都在等着你呢！”

“我……我能上船吗？”我迟疑地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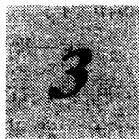
“没事儿，有我们大家保护你呢！”几个同学热情地说。

在老师和同学们小心翼翼的搀扶下，我终于坐到了小船上。白色的小船在碧绿的湖水里轻轻地漂荡着，岸上的绿树红墙渐渐离我们远去了。我的心仿佛随着小船悠闲地漂了起来，轻盈得没有一点羁绊。我们信马由缰地划动着手里的船桨，恍惚间，仿佛来到了梦中的世界。

“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。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……”这支我们平时不知道唱了多少遍的歌曲，今天唱起来，有一种如痴如梦的感觉。我和船上的同学们都陶醉了……

这次春游，是我童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。

我的童年就是这样与众不同：一方面是刻骨铭心的欺侮与反抗，一方面是如沐春风的关心与爱护。人世间的阴晴冷暖，都特别强烈地反映在我的心中。



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，爸爸把我送到了河南省郑州市，让我在大姨家上学。大姨家没有孩子，夫妇二人都在纺织厂上班。在当时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大帮孩子的情况下，大姨家的生活条件就算很不错的了。

每天，大姨和大姨夫早出晚归去上班。中午，我只能在学校附近的食堂吃饭。怕我挨饿，大姨总是把他们的粮票省一些出来，给我多换一些饭票。在大姨心里，我绝对不会像别的孩子那样挨饿。

我那时在郑州关帝庙小学上学。到学校没几天，就有一个女同学让我到她家里去玩。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，她的爸爸妈妈特别热情地欢迎我，说了好多北京小孩子的好话。过了几天，那个女同学送给我一根粉红色的绸子条（扎辫子用的），说是她爸爸妈妈让她送给我的。

我们家里的家教很严，从小妈妈就不许我们要别人的东西，所以我说什么也不要。可是那个女同学说，如果我不要，她爸爸妈妈就会认为我看不起他们，就会骂她的。

刚刚十周岁的我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复杂的事，只好接下了她塞给我的绸子条。怕大姨说我，我一直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她。

人家对我这么好，我从心里特别感动。再加上大姨他们上班一走就是一整天，放学之后，我自己待在家里感到很孤单，就把那个同学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，把同学的父母当成了自己的亲人。一放学就到她家去写作业，和她一起玩儿。

又过了几天，那个女同学对我说，她家的粮食不够吃，妈妈都饿病了。

我一听，很着急，中午，就把自己的馒头省下来，给了那个女同学，让她拿回家去。第二天，那个女同学对我说了很多感激的话，我更加感动，又从自己的一个半馒头（三两定量）之中省出一个，给了她。

那个女同学对我感激涕零了，我说：“没关系的，我饿一顿不要紧。”

那个女同学说：“可是，要是让你大姨知道了，你大姨一定会

说你的。”

我很仗义地说：“那我就不告诉她。”

以后，我每天中午都把自己的大部分粮食给了那个女同学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那个女同学又给我拿来了一根红色的绸子条，代表她的爸爸妈妈对我表示感谢。我推辞不掉，又收下了。

就这样，那个女同学每天从我这里拿走一个馒头，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。由于当时副食非常少，粮食几乎是人们的全部食物，我每天中午只吃半个馒头，三四个月下来，饿得眼前直冒金星。

即使是这样，我也一次没有让那个女同学失望。

人在饿极了的时候，看到什么都想往嘴里放。有的同学拿来榨完油剩下的麻酱渣滓、黄豆渣滓，我们都吃得特别香甜。看到有的同学把蓖麻子穿到铁丝上烤着吃，我也找来一根细铁丝，把蓖麻子一粒一粒像穿糖葫芦一样穿起来，放在火上烤焦了，趁着热吃了下去。不想中午吃下去之后，下午上学刚走到半路上，我的肚子就疼得拧成了一团。我蹲在路边，哗哗地吐了一地，连下午课都没有办法上了。

大姨回到家里的时候，看我脸色煞白地躺在床上，忙问我是怎么回事。我没敢把吃蓖麻子的事告诉她。

看来蓖麻子是有毒的，我不能再吃了。可是我实在太饿了，有一天，我下午放学回家，趁大姨还没有回来，赶紧用铁勺子舀了一勺面粉，加上一点水，用筷子搅一搅，放在火上想打点糍糊吃。

刚放到火炉子上，就听见大姨下班回来了，我赶紧把铁勺子扔到了煤球堆里。大姨终于发现了，她特别奇怪：这孩子怎么饿成了这个样？

大姨找了我的几个同学，询问是怎么回事。三四个月之中，那个女同学每天中午都跟我要一个馒头的事，好多同学早就知道了。大姨问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。

大姨气得直哆嗦，第一次打了我，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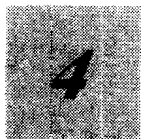
我哭着说：“她说她妈妈都快饿死了，我不忍心让她妈妈饿死。”

大姨说：“你这个小妮子，怎么这么傻呀？她们那是在骗你呀！她妈妈活得好好的呢……”

她们会是在骗我吗？她们对我那么好，怎么会是骗我呢？十岁的我，怎么也想不明白。

在我的内心世界里，好人和坏人是泾渭分明的，我对待好人和坏人的态度也截然不同。只要感觉到人家对我好，我就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人家。

可是，一旦我感觉到哪个人是坏人，哪件事情是不公正的，我就要和它拼个水落石出，决不逆来顺受。冰和火，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。



我十五岁的时候，正在上初中二年级。一场风暴席卷了全国，学生们都不能再上课了。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，红卫兵总部占领了校长办公室。

工宣队、军宣队相继来到我们学校。学校的大喇叭里天天大喊大叫着，先是打倒某某校长、打倒某某教师，后来就是号召同学们奔赴“广阔天地”。

一批又一批同学戴着红卫兵袖章，背着背包上山下乡了。眼看着同学们一批一批地离开了学校，我们 67 届的毕业生，几乎没